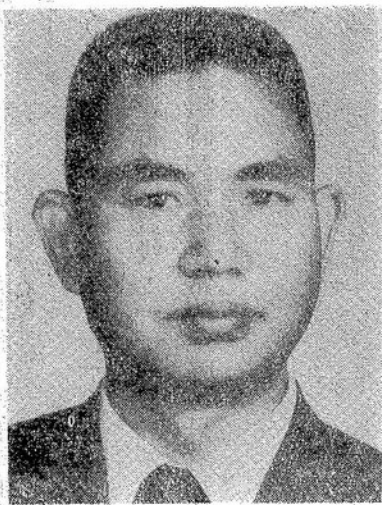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天王一號

短篇小說  
第二名 王映湘



\*\*\*\*\*

王映湘先生，雲南河西人氏，中央測校大學部製圖系畢業，從事文藝創作已三十年。王君的作品是多方面的：小說、散文、新詩、戲劇都寫，已出版者計有長篇小說「雲天懺魂」，中篇小說「鐵漢」、「骨山血海紅旗飄」、「春滿二重」，短篇小說「種子」、「爺爺萬歲」、「寒星熠熠」、「一朵溜溜地雲」、「瑞珍」，及新詩「醒靈集」。王君曾獲亞洲畫報小說獎，三次國軍文藝金像獎、飛駝文藝獎、金環獎及光華獎，又榮獲教育部六十五年兒童文學創作獎暨教育部七十一年小說獎。王君曾任中國文藝協會中部分會理事，青溪文藝學會臺中支會常務理事，臺灣省文藝協會理事；現任光華高工專任教師，嶺東商專講師，救國團文藝寫作班教師。

\*\*\*\*\*

每年過年後的初五或初六，方友良總要到同鄉孔寅達家走一趟，他們倆之間，名符其實的老朋友，年紀越大，友情越深，就像他們酒櫃裏的酒，時間越長，芳香越濃。

方友良住家，是離都市十餘公里的眷村，平時上班下班有交通車可乘，要多方便有多方便；新年假期，交通車停開，他只好去搭公車。雖然他搶早出門，沒有想到公車站已大排長龍。

「嗨，又慢了一拍。」方友良輕聲而搖頭，他不是埋怨公車太少，也不是埋怨人山人海，他只覺得常年坐交通車方便慣了，不覺得交通車的可貴，一旦讓你來等車排隊，才讓你感覺到方便的可貴。

方友良擠在車門口，手上拎著一籃水果，兩瓶金門高粱，沒有地方放不說，連左手換到右手都不方便，擠上擠下的人還瞪他幾眼，那十公里的車程，似長過他已經走過的半生。

方友良還未走進孔寅達家的大門，他就聽到小孩的哭聲，他一聽就確定是孔家的小孩便三步當兩步的去推開門，只見孔家的么女兒小珍在地上連哭帶滾：

「嘿，嘿，怎麼啦怎麼啦，怎麼在地上滾？」

「品品把我的原子槍弄壞了！品品把我的原子槍弄壞了！」小珍哭著說。

「哦，是爲這個，不哭不哭，伯伯給你壓歲錢另外買一支。」

「我不要我不要，我要我的原子槍！」小珍哭著回答。

「珍珍，別哭別哭，伯伯會修槍，那裏壞了，我看。」這時，沙發後面伸出個頭來，是珍珍的哥哥——品品。他真希望方伯伯能够修原子槍，解決他闖下的禍。

方友良放下手中的東西，轉向品品問：「品品，你怎麼把妹妹的槍弄壞來？」

「我——我——我只是想看看槍裏的原子像什麼。」

「哦，你雄心不小嘛，要看槍裏的原子，你看到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方伯伯，原子槍怎麼會嘩嘩的響，怎麼又會發出紅光？」

「這個嘛，你現在還看不懂。」

「方伯伯，我不懂才把槍拆開來看嘛！」

「你把槍拆壞來還是不懂，你怎麼可以隨便亂拆？」

「我好奇嘛。」

「你好奇，可以問大人。」

「我沒有想到拆散了就裝不起來。」

「好啦，把槍的零件拿給伯伯，我來修。」

方友良打量一下原子槍，說：「這很容易嘛，把起子找給我；小珍，別哭了，伯伯可以修好。」品品由沙發下拉出一個鐵盒子，裏面裝滿了小工具，把方友良怔住了：

「品品，這些東西那來的？」

「舅舅買給我的獎品。」

「你舅舅獎你這東西幹嗎？」

「我從小喜歡槍呀砲的，舅舅鼓勵我學造砲造槍。」

「嗨，看不出來看不出來，你人小心大，還想造槍造砲呢！」

品品抿一抿唇，洋洋得意。

「小珍，起來起來，伯伯馬上替你修好。」

小珍站起來，小手揉著眼睛，哭聲也小了。

方友良把原子槍湊合一看，原來是少了一個彈簧，難怪裝好之後發不出紅光，也沒有噠噠噠的響聲。

「品品，還有個彈簧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在那裏拆開槍？」

「就在家裏。」

「敢找找敢找找，彈簧找到槍就好了。」

品品彎下腰去，在客廳裏找尋，但一直沒有影子。

「找不到，我到處找找不到。」

彈簧找不到，「這把槍就變成廢物，一點用沒有。」

小珍聽說槍沒有用了，又哇哇的哭起來。

「品品，耐心的找，小珍，不哭，妳也參加找嘛。」

「打開電燈，仔細的找，伯伯也來找，一定要找到彈簧。」

三個人在客廳裏翻來尋去，驀地，品品高叫起來：

「嘿！嘿！方伯伯，這個彈簧好奇怪，怎麼躲進我鞋子裏去的？」

「不奇怪，彈簧本身就會跳，剛巧跳進你鞋裏，快給我，我立刻把槍修好。」

方友良還未直起身來，孔家夫婦進門了：

「嗨，你們小孩怎麼啦，要方伯伯陪你們玩遊戲？」

「是呵，小孩子家，新年大節，見方伯伯來，要拿煙敬茶才是嘛，怎麼要方伯伯在地上玩遊戲？」

「誰在玩遊戲？你們眼花了？」

「你蹲在地上幹嗎，我們家沒有椅子？」

「我幹嗎，問你的公女兒。」

孔寅達把視線移向小珍，只見小珍滿臉的淚水。

「怎麼啦，小珍，方伯伯來還淘氣？」

「哥把我的原子槍拆壞了，我要他賠。」小珍哭起來，並指地上被拆散的零件。

「嗨，準是品品幹下的好事，品品，過來！」孔寅達大聲的吼起來。

品品嘟着嘴，站著不敢動，只把視線移向方友良求助。

「過來呀，好好的把原子槍，爲什麼把它拆壞？」

品品不敢過去，兩腿開始發抖。

「你真該揍，總是隨便破壞東西！」

孔寅達舉起手來，方友良攔住他打下去。

「寅達，你怎麼啦，你對小孩這樣兇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我們家很多好好的東西，都被他拆壞了，真氣人！」

「這有什麼好氣的，他有這個興趣這個天份，想培養還培養不出來呢！」

「什麼天份，大笨蛋一個，才會把好的東西拆壞來，這把原子槍不到十天就壞在他手裏。」

「他有科學頭腦才這樣做嘛？」

「什麼科學頭腦，他房裏的鬧鐘、收音機、電扇，被他拆的零三四碎，真是笨蛋！」

「哎呀，一個國中小孩，能把這些物件拆散來，你還說他是笨蛋嗎？」

「你不要再鼓勵他了，你再鼓勵他，他會把電視機、錄音機也拆壞來。」

「這是天賦，他有拆散的本事，就有裝好復原的本事。」

「他有復原的本事，小珍的原子槍怎麼還不了原？」

「少了一個彈簧，彈簧找到，馬上修好。」

「少了一個彈簧，不就變成廢物？」

「彈簧找到了，對小孩，不要大吼大叫，品品，來，方伯伯教你裝上去。」

品品走過來，站在方友良身邊，目不轉睛的仔細看，不過十分鐘，就把原子槍修好了。

「小珍，看，好呵！」方友良把槍對著日光燈，噠噠噠的打響起來。

「呵——方伯伯，真修好了嘛！」

品品睜大眼睛說。

「還我！」小珍跑過來，一把搶過槍，對著品品噠噠噠的開槍，小珍笑了，笑的好甜。

寅達見原子槍修好了，也就沒有再罵品品；而品品呢，已經把方友良當成神仙。

「方伯伯，你會修槍呀？」

「方伯伯不但會修槍，還會造槍造砲呢！」

「我爸爸不會呀？」

「你爸爸呀，你爸爸在這方面比你笨！」

方友良這句話剛出口，品品笑了，品品的母親端茶出來聽到，她也哈哈大笑，只有小珍不停地射擊她的原子槍。

「你別在小孩面前出我的洋相，現在的小孩精得很！」

「既然小孩精得很，爲什麼不順著他的興趣？」

「你怕品品將來像我一樣，一輩子沒出息。」

「那你看錯了，依我看，品品將來比你行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他現在才是個國中生，他能把原子槍、收音機這些物件拆開來就不簡單。」

「可是他拆散就裝不起來，白白破壞物件。」

「少了一個彈簧，誰也裝不起來，你忘了，在青年軍拆槍比賽你倒數第一的事？」

「哎喲喲，你把我的老賬翻出來了嘛！」

「除了我，誰知道你的老賬，今天翻翻也開心。」

「好吧，你要翻老賬，我去買高粱，痛快喝幾杯！」

「還買什麼高粱，兩瓶還不够呀？」方友良指指茶几下面，這時孔寅達才看到兩瓶酒和一籃水果。

「喲，你還是老規矩，一板一眼。」

「今年可不同喲，今年是個新預算。」

「什麼新預算？」

「小孩的壓歲錢要加了，現在給五十一百的，小孩看不上眼囉！」

「是呀，難怪品品告訴我，他的同學壓歲錢好幾千。」

「你怎麼回答？」

「我怎麼回答，當作沒有聽見。」

「那不對，」方友良提高聲帶說：「品品，小珍，來！」

「幹什麼幹什麼？」

「我要給他們壓歲錢呀！」

「免了免了，互相省一省。」

「這怎麼能免，一年一次，品品，小珍，快！」

品品和小珍跑過來，方友良掏出兩個紅包，每人塞一個；品品說了聲謝謝方伯伯，小珍只翻幾下大眼珠就往廚房跑。

「嘿，小珍！」孔寅達叫住她說：「要向方伯伯說聲謝謝嘛，一點規矩禮貌都沒有！」

小珍轉過身來，向方友良彎彎腰，沒說出謝謝兩個字又溜走。

「看看，這些小孩好沒禮貌。」孔寅達搖搖頭說。

「你又錯了，既然要給小孩東西，爲什麼要立刻逼著他們謝謝呢？他要謝，會發自內心的謝，不必勉強。」這時，廚房裏傳出一聲音來，那是小珍驚喜的聲音：

「媽！媽！方伯伯好好！給我最新的錢！」

「方伯伯給你多少呀？」

「給一張，好新的一張，媽，你看是多少？」

「呵——五百！五百！恐怕是方伯伯把五百當成一百給你了！」

這時，品品也跑進廚房說：「哇！媽媽，方伯伯給我五百元，比外公外婆爸爸媽媽加起來還多！」

「什麼，你的也是五百，一定是方伯伯把它當成一百給你們了，你們退還方伯伯，不能要這許多。」

「媽，我又不會亂花，我要積起來買個大工具箱。」

「不行不行，你再買大工具箱，整個家被你拆光啦！」

品品和母親的說話，寅達和友良在客廳聽得清清楚楚，他們兩個都笑了。

「你聽聽，品品還要買大工具箱，他野心真不小呢，你給他這許多壓歲錢，不是害他嗎？」寅達開口了。

「你沒有聽說他不會亂花，他要把錢積起來？」

「可是他積起來還是要買工具箱來破壞東西。」

「他能把錢積起來買他有興趣的東西，這多好呀，怎麼是害他呢？」

「他沒有足夠的錢，他就不會想壞念頭了嘛！」

「寅達，我真想不通，你爲什麼壓制一個天才，不順著他的興趣發展？」

「什麼天才，他不知天高地厚的拆散物件；很多東西，等到急用的時候，才發覺被他拆壞了，真氣人喲！」

「你不讓他順著興趣發展，你不是也害他嗎？」

「這——：：：。」

孔寅達和方友良，他們是在青年軍認識的，不但同連，而且同班，再加上同鄉，兩人好像穿一條褲子，排長班長把他們比作



哼哈二將；團裏有什麼比賽，他們倆代表的機會最多；有一次，全團盲目拆槍比賽，孔寅達拿了一個倒數第一，那件事，使他傷心好些日子。因爲在班排連營比賽中都是他第一，但在總決賽中慘遭敗績。

孔寅達爲什麼敗呢，那就因爲他心高氣傲，得意洋洋，不在乎的神情，誰知一個不小心，把撞針的彈簧彈出很遠，他摸來摸去，在他的範圍內就摸不到彈簧，所以他是倒數第一；四十年後的今天，他的兒子拆開原子槍來看好奇，也把彈簧彈進他鞋子裏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；孔寅達不讓兒子來拆這拆那的，是否爲的這個，要不然，他沒有任何壓制兒子興趣的理由。

「小孩子不專心讀書，拆這拆那的，我——」

小孩子要喜歡新奇才會產生創造，如果因此他有所創造，有所發明不是好嗎？」

「不可能，我的孩子我知道。」

方友良吸起支煙，兩個沉默下來，如果再說下去，兩個可能會紅臉呢。

孔寅達和方友良，雖說個性相投，但也有意見相左的時候，就拿品品的事來說吧，差點爭個面紅耳赤。不過呢，他倆有個別人不可能有的好處，他們倆之間，誰是誰非，最後只要誰先舉起杯來說一聲「算你的對」，那就天下太平無事了。

「我們先喝吧？」

「客聽主安排。」

孔寅達拉動桌子說：「阿桃，我們要先喝酒。」

話聲未了，孔太太，品品和小珍，端出四盤菜來。

孔寅達斟滿兩杯後，舉起杯子說：「乾杯，算你的對！」

「乾杯，算我的錯。」

就這樣，兩個天南地北的聊起來。酒，一杯接著一杯，從十二點喝到下午三點，湯和菜前後熱過三次。

「品品，小珍，來敬方伯伯酒。」孔寅達高叫起來。

小珍端著一杯汽水，蹣跚起大姆指說：「方伯伯，你好棒唷！」

「方伯伯什麼好棒？」

「方伯伯會修槍呀！」



「哦，那是我修好的槍我才棒。」

接著品品走過來，舉起杯子說：「方伯伯，你怎麼會修槍？」

「方伯伯在兵工廠做事，不但會修，還會造呢。」

「爸爸，你也在兵工廠嘛，爸爸也會造槍呀？」

孔寅達沒有回答兒子的問題，反而向兒子鼓鼓眼睛，意思是要小孩子不可問東問西。

「你爸爸不會造槍，你爸爸只會造火箭，比方伯伯高一著，敬你爸爸一杯吧！」

「哦，爸爸好棒，會造火箭，我長大也要造火箭！」

「你造火箭幹嗎？」

「飛到太空去！」

「你飛到太空幹什麼？」

「星球探險。」

「走走走，別說夢話。」孔寅達揮揮手說。

「寅達，你們父子倆一個問得好，一個答得妙，你爲什麼老掃他的興？」

「哎呀，小孩子，別管他，喝我們的酒。」

「你不管，我可要管喲；品品你將來要造什麼火箭？」

「天王火箭！」

「天王火箭？方伯伯沒聽說過這個名字。」

「是我想出來的嘛，我將來要把我造的火箭命名『天王』一號！」

「好命名！好命名，方伯伯祝你成功，乾杯，爲未來的天王一號乾杯！」方友良把手中的酒一飲而盡。

品品興意盎然的抿抿嘴唇，得意洋洋的一口把汽水喝光。

「好，品品，就憑你的自信自愛，你就會造出火箭來！」

「方伯伯，我在學校，我的工藝分數最高，老師給我九十九分地！」

「哦，你在學校做什麼工藝？」

「我就設計天王一號呀！」

「好，那天帶方伯伯去看看。」

「學校要拿去科學展覽呢！」

「好好好，如果你得獎，方伯伯也給你獎！」

「好，方伯伯，勾勾手！」

「品品，你怎麼這樣煩人？」寅達瞪大眼睛說。

「寅達，你怎麼這樣對孩子？」

「哎呀，小孩子家，不專心讀書，老是槍砲火箭什麼的，煩不煩？」

「從小看大，品品總要長大嘛！你爲什麼總要限制他的發展？」

「他能發展什麼，都是些無邊無際的幻想。」

「那位科學家不都是由幻想中發明的？」

「可是我的兒子不是科學家的料子。」

「你就這麼自信？」

「友良，知子莫如父，還是喝我們的酒吧？」

「哼，知子莫如父，你要這樣說，我還怎麼講？」

方友良已經有幾分醉意，聽到孔寅達「知子莫如父」這句話，把他的嘴堵住了，他便站起來說：「我要走。」

「我送你到車站。」

「我知道路回家，我不會糊塗得不知道路回去！」

孔寅達也聽出話中有因，但他仍把老友送到車站，他們倆最大的好處，就是有了酒意之後不多說話。

一

國中畢業後的品品，高中聯考中考上省一中，把個孔寅達高興的跳起來。在臺中，省一中是第一志願，能考省一中的，將來就能考上大學。但意外的是品品不讀省一中，他選擇了工業學校的電子科，因為他一直不忘記他想像中的天王火箭，雖然父親極力反對，但母親、舅舅和老師卻站在品品的這一邊。

在孔寅達的想像中，最喜歡品品的是方友良，如果方友良知道品品考上省一中，也會像他一樣的高興，所以特地去請來方友良，要方友良勸品品放棄讀工業學校的念頭。

方友良來時，手中還是兩瓶高粱，另外是一個學生用手錶。是品品的獎品。

「哎呀，小孩子嘛，你送手錶幹嗎？」

寅達先開口。「一個高中生，不能沒有錶，現在是分秒必爭的時代！」

寅達想：友良送品品一千多元的錶，一定是贊成品品讀省一中，於是高聲的向樓上叫：

「品品，品品，快下來，方伯伯來啦！」

在品品的心靈中，真正能夠說動父親的只有方伯伯，他一聽到方伯伯來了，也就是他的救星到了，他三步兩步的跑下樓來。

「看，品品，」寅達揚一揚手上的錶說：「方伯伯送你好貴的手錶，快謝謝方伯伯。」

品品向方友良一鞠躬，說聲謝謝，接過手錶來。

「方伯伯鼓勵你讀省一中，將來讀大學，戴方帽子。」

寅達撫着品品的頭說。品品繃一繃眉，咬咬唇，下了很大的勇氣，冒出一句話來：「方伯伯，你曾經和我乾過杯，勾過手，

你不是祝我『天王一號』成功的嗎？」

「對呀，我希望你做個青年科學家，我送你錶就是要你分秒必爭呀！」

「方伯伯，我是要讀高工地！」

「對呀，你要讀電子電工機工才能製造天王火箭嘛！」

品品一聽，高興得跳起來說：「媽媽，媽媽，方伯伯站在我們這邊！」

驀地，孔寅達像觸電一樣，他抿抿唇，好一陣才說出話來：「友——友良，你……你怎——。」

「我怎麼啦，我不對呀？」方友良偏偏頭。

「你不能鼓勵品品讀職業學校嘛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讀職業學校考不起大學，戴不到方帽子，當不了博士。」

「就算品品戴上方帽子，他又怎能怎樣？這個時代需要的是科學人才。」

「我只有品品這個兒子，我希望他讀大學，我還希望他出國深造。」

「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也可以深造呀？」

「做父母的，總希望自己的兒子出國留學。」

「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，現在國內有技術學院、中山科學院，碩士博士多的是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。」

「好啦，」方友良一口把茶喝乾說：「寅達，兒子是你的，你是一家之長，我要走！」

「酒還沒有喝，怎麼走？」

「我今天沒有情緒喝酒，我要走！」

「你一定要走，我不勉強，我也把茶喝乾，算我說的不對！」

「我說的才不對呢。」

就這樣，兩個不歡而散，沒有聊天，沒有喝酒。

開學之後，品品在父親堅持之下讀了省一中。

別人的一萬個大錯，其後果也不若我們本身最微小的過失那樣嚴重。孔寅達明明知道兒子的天賦是電子電工機工方面的，偏偏要逼着他去讀省一中，他對普通高中根本沒有一點興趣，一個學期下來，成績一落千丈，他的成績單，幾乎是滿堂紅。

「品品！品品！」寅達大聲吼起來：「你怎麼搞的！你怎麼搞的！四五科不及格！」

「我沒有興趣讀嘛！」

「甚麼，你沒有興趣，讓你讀第一流的高中還沒興趣，你要讀什麼才有興趣？」

「我要讀電工電子。」

「不行，這樣不行，我不讓你去當黑手！」寅達生氣的。

品品的母親，比較接近兒子，她發覺品品已經開始學壞，於是她警告寅達說：

「你是家長，我也有責任，我們今天就心的不是他的滿堂紅成績，而是——。」

「是甚麼，說呀？」

「品品馬上會變壞！」

「他要變壞，你爲什麼不管他？」

「我要不管他，他早坐牢了。」

「你不早告訴我，我來管！」

「得了吧，你管他，他更壞。」

「現在怎麼辦？」

「外公和舅舅，主張立刻改變環境，否則，不堪設想！」

「怎樣改變環境？」

「轉學到工業學校去，維持他的興趣。現在還來得及。」

這時的寅達，才感覺到自己走錯一步，他考慮之後，決定讓品品轉學。

品品是轉學一所私立高工的。自轉學之後，學科門門及格，術科實習不下九十分。當然，私立學校的機器設備談不上十全十美的，對一個資賦優異的學生更不够發揮，於是品品經常去找方友良，提出一些方友良不能解答的理論。

「方伯伯，我對電子有興趣，現在對機工更有興趣，只可惜學校機器太少。」品品開口就這樣說。

「你們學校有幾部機器？」

「不多，有些六人一部，實習不到什麼技術。」

「六人一部機器，怎麼學習？」

「一個一個輪流。」

「多是車床、鑽床、鉋床、銑床、衝床和砂輪這些。」

「哦，只有這些，對你來說，要造火箭當然是不夠的！」

「方伯伯，我想——」品品吞吞吐吐，有些難啓口。

「你說吧，坦白說出來。」

「我不想讀書了，我想找一家大機械工場。」

「不行，基礎一定要打好，你可以多看書籍。」

「圖書館的書我看過不少，我現在是需要儀器來實驗，我好苦惱。」

「品品，你爲什麼苦惱？」

「學校的設備太簡單，我想出來的原理沒法試驗。」

「你想試驗什麼呀？」

「方伯伯，你忘了，我要試驗天王火箭！」

「哦，是這個。」方友良忍不住笑起來。

「方伯伯，我不是亂說喲，我已經想出火箭的原理。」

「我相信我相信，但你想的事太大，恐怕——」

「我想請方伯伯替我找一家大工廠，方便我做實驗。」

「品品，你不是胡思亂想吧？你在學校一定不專心，想東想西。」

「方伯伯，我就太專心了，我已經有了天王火箭的構想，只是無法做實驗。」

「品品，你要知道，要製造火箭，少不了高深的學問，你只是一個高工生，恐怕——」

「方伯伯是不相信我有天王火箭的構想？」

「方伯伯不是不相信你，但我不想讀書只想到工廠去做實驗，恐怕不容易。」

「我想出原理，沒有機會實驗，我不是變成空想？」品品說了，難過得低下頭來。

「品品，不必灰心，這件事我和你爸商量商量。」

「方伯伯，你和我爸商量我爸——」

「你爸的觀念改變了，常常和同事們提起你的事。」

「方伯伯，我可不可以到兵工廠去工作？」

「可以呵，等你高工畢業，方伯伯來想辦法。」

「對了，」方友良把桌子一拍說：「早沒有想到，應當讓你去讀技術學校。」

「技術學校是學什麼的？」

「就學造槍造砲造火箭。」

「那好，方伯伯，我決心！我一定決心——」品品握緊兩個拳頭說，他那對閃亮的眼睛，說明了他的信心。

「好吧！品品，你回去，專心讀書，等你高工畢業。」

「方伯伯，還要等呀？」

「要等招生呀！」

「我希望明天就高工畢業，快點進兵工廠。」

「品品，欲速則不達，基礎很重要，每部機器的構造、原理、性能都不相同。」

「學校那些機器，我每部都會操作。」

「光會操作還不夠，還要會保養會修理才算真的瞭解機器。」

「方伯伯，技術學校有多少部機器？」

「數不清，造槍的，造砲的，造火箭的，造子彈的，你一辈子也學不盡。」

「方伯伯，有造火箭的？」

「當然有，去年雙十節展出的工蜂火箭、昆吾火箭你看到沒有？」

「看到看到，我看到工蜂火箭、雄蜂火箭、昆吾火箭。」

「那就是我們自己造的呀！」

「哇！那——那——那我一定要去研究，我要把我的天王火箭造出來！」品品握緊拳頭說。

「好吧，我希望早日實現你的天賦。」方友良拍拍他的肩說。



品品懷着無限的興奮離開方友良，他邊走邊想，想到高興處，兩手還比劃起來呢，因為他已經日愈接近他的夢了！

### 三

品品終於實現讀技術學校的願望。

聯勤的技術學校，是培養完整的造兵器人才，由最小口徑的子彈到大口徑的砲彈，由最短的槍管到最長的砲管，由小型的飛彈到大型的飛彈，都是自己設計、自己試驗，也自己製造，這種自立自強的旺盛精神，在各兵工廠表現的最強烈。品品的天王火箭構想，也由圖上作業進入實驗作業中。

如魚得水的品品，不僅具有新穎的想像力，而且操作機件的技巧也超人，在一次全國技藝競賽中，他囊括了三個第一，最使人叫好的，是代表國家的國際賽他也奪取金牌，他優異的資賦，已使他由理工學院步入中山科學研究院，也許就在明年的雙十國慶大閱兵的盛況中，國人們可以看到一個龐然大物，那就是品品這個年輕科學家設計的火箭——「天王一號」！

金水同盟